

則猶未必盡背晉而思滅之也。司馬穎廷而挑之劉宣等，
 蕃育於西河，有年矣。淵匪姑而逞，不再世而子孫宗族及
 其種類，駢死於斯，準無孑遺焉。則淵毒天下，還以自毒，淵
 亦何利？有穎之挑，宣之嗾，以糜爛冒頓以來，數十傳之苗
 裔，部落於蒙朝也。司馬穎一潰其防，而河決魚爛，滅其宗
 而赤淵之族，亦憎矣哉！而推禍原所啓，則王浚之結務勿
 塵先之也。司馬氏自訂於室，固未嘗假外援而召之亂也。
 浚狡有餘，而力不足，乃始結鮮卑而開千餘年之釁。穎懼
 鮮卑，乃曾淵以敵之交，相用夷類，不救死而浚伏其誅。流
 毒天下者，殃必及身，及身者殃之券也。禍延百世者，殃之
 餘也。石敬瑭之妻子，殲於契丹，而無遺種，豈或爽哉？故王

元海至左國城，劉宣等上大單于之號，二句之間，衆已五萬，報于隗石。
 王浚使將軍順弘擊鮮卑，敗，與天子南奔洛陽。元海曰：「願不用吾言，逆自奔
 潰，真奴才也。然吾與其有言失，不可不救。」於是命右於陸王劉景、左獨鹿王劉延年等率
 步騎二萬將討鮮卑。劉宣等固諫曰：「晉爲無道，奴隸擄我，是以右賢王誣不勝其怨。屬
 晉綱未弛，大事不遠，右賢發地，單于之恥也。今司馬氏父子兄弟自相魚肉，此天厭晉德，
 授之於我。單于釋怨在躬，爲晉人所服，方當與我邦族，復呼韓耶之義，鮮卑、烏丸可以爲
 援，奈何距之而拔其敵？今天假手於我，不可違也。違天不祥，逆衆不濟，天與不取，反受
 其咎。願單于勿疑。」元海曰：「善。當爲崇開帳幕，何能爲培植乎！夫帝王豈有常哉！大禹
 出於西戎，文王生於東夷，顧惟德所授耳。今見衆十餘萬，皆一當晉十，鼓行而摧亂晉，猶
 拉枯耳。上可成漢高之業，下不失爲魏氏。雖然，晉人未必同我。漢有天下世長，恩德結
 於人心，是以昭烈順順於一州之地，而能抗禦於天下。吾又漢氏之甥，約爲兄弟，兄亡弟
 紹，不亦可乎？且晉祚遠，遺孽後主，以懷人望。」乃還于左國城，遣人歸附者數萬。

《晉書·劉元海載記》

劉元海稱王 英傑爲輔

永興元年（三〇四）

¹⁰劉淵遷都左國城。考漢曰：下云「隗石大饗，遣于黎」，則是劉發在隗石也。按北拓跋與隗石有兩單于，隨
 左國城，然則劉淵遷左國，雖在隗石縣境內也。胡、晉歸之者衆。淵謂羣臣曰：「吾漢有天下久矣，
 恩結於民。吾漢氏之甥，約爲兄弟，兄亡弟紹，不亦可乎！」乃建國號曰漢。劉宣等請上
 尊號，上時羣胡，淵曰：「今四方未定，且可依高祖稱漢王。」於是即漢王位，劉淵，字元海，博陵

粗，不爲羣胡所附，每使勦代已督攝，郗胡愛信之。所居武鄉北原山下草木皆有鐵礦之象，(二)家園中生人參，花葉甚茂，悉成人狀。父老及相者皆曰：「此胡狀貌奇異，志度非常，其終不可量也。」勦邑人厚遇之。時多嗤笑，唯郗人郭敬、陽曲曹福以爲信然，並加資贍。勦亦感其恩，爲之力耕。每聞雞聲之音，歸以告其母，母曰：「作勞耳鳴，非不祥也。」

太安中，并州亂，勦與諸小胡亡散，乃自雁門還依南陽。北澤郡尉劉監欲縛賣之，匿之，獲免。勦於是潛詣納降都尉李山，踏達郭敬，泣拜言前案。敬對之流涕，以帶貨贈食之，并給以衣服。勦謂敬曰：「今者大餓，不可守窮。諸胡飢甚，宜誘將冀州就覓，因執賈之，可以兩濟。」敬然之。會建威將軍閭綽說并州刺史、東瀛公嚴執諸胡於山東賈元軍實，職使將軍郭騰、張隆誘羣胡將詣冀州，兩胡一掬。勦時年二十餘，亦在其中，敬爲隱所。敬等。敬先以勦屬，陽及兒子時，陽，敬族兄也，是以陽、時每爲解請，道路飢病，賴陽、時而濟。既而賈與注人師懼爲奴。有一老父謂勦曰：「君魚龍髮際上四道已成，當貴爲人主。甲戌之歲，王彭祖可圖。」勦曰：「若如公言，弗敢忘德。」忽然不見。每耕作於野，常聞鼓角之聲。勦以告其奴，諸奴亦聞之，因曰：「吾幼來在家恒聞如是。」諸奴歸以告勦，勦亦喜其狀貌而免之。

懷家鄉於馬牧，其牧奉魏郡汲桑往來，勦以能相馬自託於桑。嘗備於武安臨水，爲遊軍所囚。會有羣鹿經過，軍人競逐之，勦乃獲免。後而又見一父老，謂勦曰：「向羣鹿者我，也，君應爲中州主，故相將。」勦拜而受命。遂招集王陽、饒安、文雄、賈保、吳雄、劉廣、姚豹、遂明等八騎爲羣。後郭敬、劉敬、劉寶、張隆僕呼延莫、郭黑略、張越、孔隊、趙鹿、文屈六等又赴之，號爲十八騎。

《晉書·石勒載記》

四、清粹爲政 江東歸心

懷帝 永嘉元年(三〇七)

九月，戊申，懷帝上詔王建業。懷以安東司馬王導爲謀主，推心親信，每事咨焉。論者論羣衆人不附，居久之，士大夫莫有至者，導患之。會客出觀戲，導便乘輿與賓客戲，戲訖，則辭不辭也。導：至春上已，言及百姓皆聚於置流水上。際風俗，女巫巫祝時以戲，病者，或就於水上，置藥也。肩輿，平肩輿也，人以肩舉之而行。導與諸名勝皆翫從，將幸賓，此，才用。紀瞻、顧榮等見之驚異，相帥拜於道左。師曠曰：「王敦，導因說答曰：『顧榮，此士之望，官引之以結人心。』子既至，則無不來矣。」導乃使導躬造，樂，二人皆應命而至。時，內調：導，七到。考其曰：「元帝鎮建康，居月餘，士庶莫有至者，會從兄敦來朝，導問之曰：『元帝王仁德，以故爲揚州刺史，其後復拜，不取。』」問其故，導曰：「元帝鎮建康，三年三月，敦來朝，四年二月，敦來朝，敦，政，與言元帝。懷帝紀：「永嘉元年七月，懷帝王敦鎮建康，三年三月，敦來朝，四年二月，敦來朝，敦，已三年矣，安得言月餘？又據此論，安有爲郡數年而士庶莫有至者！陳敏得江東，孫資問：『聞以此人字，導爲字，豈待數年後復處之乎？』然則導所云，難以盡信，今則去導昭及敦名而已。以循爲吳國內史，蔡爲軍

7

臨南所統之四方九州縣，何至作楚囚對泣耶！「衆皆收淚謝之。」

陳頴達導書曰：顧紆倫，又居茲翻。「中華所以傾弊者，正以才失所，先自望而後實事，白望猶虛名也。」浮競馳驅，互相責厲，言重者先顯，言輕者後效，遂相疲弱，以水爲薪也。波

者爲俗人，王職不卹，有，水之動也，風起則波生，相靡而動。法物墜喪。喪，息浪翻。夫欲制遠，先由近始。今宜改張，議臣仲舒語啟曰：

明實信罰，投卓度於密縣，卓度見四十餘歲光武歷元年，顯朱昌於桐鄉，朱昌爲桐鄉進士，卓度爲桐鄉進士，卓度不苛，以愛和爲行，卓度帝舉而用之，官至大司馬，然後大業可舉，中興可冀耳。」

導不能從。

王遵秉江東之政陳頴勸其改西晉之制明賞信罰綜名責實以舉大義論者疑之而惜導之不從然使導亟從頴言大反前軌任名法以懲創久弛之人心江東之存亡未可知也語曰琴瑟之不調必改而更張之非知治之言也不絃之不調因其故而爲節其緩急耳非責之絃而亟易其故也不調之絃失之緩矣病其緩而急張之大絃急小絃絕而況可調乎晉代吏民之相尙以虛浮而樂於弛也久矣一旦操之已蹙下將何以堪之且當其時所可資以共理者周馥庾亮顧榮賀循之流皆維中舊用之士習於通脫元虛之風未嘗慣習羈絡者驟使奔走於章程不能砥承而固皆引去於是虔矯束濕之人拔自寒流以各逞其競陳吏不習民不安士心瓦解亂生於內而不可遏矣夫卞壺陶侃固端嚴劾愆之士也導固引靈於朝端任侃於方岳矣潛移默化豈在一旦一夕哉宋嘗病其紀綱之寬政事之蠹矣王安石迫於改更而人心始怨元祐紹聖建中靖國屢徵屢改而宋乃亡鍛鐵者急於反則折編人憾前圖之不令矯枉而又之於枉不可以治無事之天下而沉國步方蹙人心未固之時乎且不但此也漢末尙聲譽而曹操矯之以嚴魏氏急名實而司馬矯之以寬彼皆樂趨前人之過形君人之非以快人心而使樂附於己當導之世王敦嘗用此術矣其後桓溫又用此術矣所以進趨

諸將欲攻三寶，張賓曰：「滇雖弱，衆猶數千，三寶險固，攻之未易猝拔，曷以誘翻。捨而去之，彼將自潰。」方王彭祖、劉越石，公之大敵也。王濬、李胤祖、劉曜、李樹石，宜先取之，腹不足顧也。且天下饑敝，明公雖擁大兵，遊行羈旅，人無定志，非所以保萬全，制四方也。不若擇便地而據之，廣衆儲糧，西粟平陸以圖幽并，南江陵、許昌，此霸王之業也。邯鄲、襄國，形勝之地，邯鄲縣，漢屬趙國，官屬廣平，襄國縣，漢爲信都，項羽改曰襄國，漢屬魏國，官屬廣平。可復郡爲縣，割襄國爲邯鄲，後漢屬冀州。邯鄲，昔齊、宋，朱白曰：『隋改襄國爲龍岡縣，唐爲邢州所治也。』請擇一而都之。』勸曰：「右侯之計是也。」遂進據襄國。

九、受制於人吳士志怨

臨平建興元年（三一三）

10 興太守周田，不族並盛，祀，城皇廟。琅邪王睿頗疑憚之。登左右用事者，多中州亡官

失守之士，駕御吳人，吳人頗怨。玘自以失職，又爲刁協所輕，恥諶傲甚，書於邊牆，乃陰興

其黨謀誅執政以諸吳士代之。事泄，玘覺憤而卒，將死，謂其子勰曰：「殺我者，諸僇子

也。」說書協，僉助東朝。吳人謂中州人爲僇。能復之，乃吾子也。」

11 石勒攻李暉於上，暉，城皇廟。斬之。暉，於紛，王浚復以璆盛爲青州刺史。古白城，在安東懷柔縣，李

璆，璆盛之伯師，復，於又。

九. 受制於人 吳士志怒

隆慶建興元年(三一三)

失守之士駕劍吳人吳人頗怨。玠自以失職，又爲刁協所輕，恥惡愈甚，請於遼國，乃陰與其黨謀執執政以諸南士代之。事泄，玠憂憤而卒，將死，謂其子勰曰：「殺我者，諸僖子也。」說者協，僖助度翻。吳人謂中州人爲僭，能復之，乃吾子也。

石勒攻李暉於上白，斬之。暉，於粉翻。王浚復以璽盛爲青州刺史。上白城在安遠障東南，李

東西晉之間江漢以北秦晉士族避亂南來，相率被擄阻隔胡騎之長江天塹，以求保全，以人事地形便利之故，自必覓最近長江南岸，又地廣人稀之區域，以為安居殖產之所。此種人羣在當時既非佔有政治文化上之高等地位，自不能亦不必居住長江南岸新立之首都建康及其近旁。復以人數較當時避難南來之上下兩層社會階級為多之故，又不便或不願插入江左文化士族所聚居之吳郡治所及其近旁，故不得不擇一距新邦官都不甚遠，而又在長江南岸較安全之京口晉陵近旁一帶，此為事勢所必致者也。據元和郡縣圖志武丘江南道蓋潤州丹陽縣條云：

新豐湖在縣東北三十里，晉元帝大興四年晉陵內使張闔所立。晉晉陵地廣人稀，且少陵業田多畝錢。闔湖，故漸潭之利。初以勞役免官後追紀其功，超為大司農。

可知東晉初年京口晉陵一帶地廣人稀，後來此區域之發展繁盛實有賴於此種避難南來者之力也。

總而言之，西晉末年北人被追南徙孫吳舊壤，當時胡羯強盛，而江東之實力掌握於孫吳舊統治階級之手，一般庶族勢力微薄，觀陳統之敗亡，可以為證。王導之鎮紿江東士族，統一內部，結合南人北人兩種實力，以抵抗外侮，民族因得以獨立，文化因得以續延，不謂民族之功臣似非王導之論也。

實俗軍此文時，既實屬不遠，適登見一言，遂（蓋在廣州河南牧和鄉客村），其輒敘曰：

永嘉世，天下亂，但江南尚寧。余（餘）吳士，避且擊。

永嘉世，九州空。余（餘）廣州，平且康。

嗚呼！當永嘉之世，九州空荒，但僅存江南吳士何得獨展平穩感者，是誰之力歟？

（原刊中山大學報一九五六年第一期）

八、東晉王導之功業、陳寶懷

十、 魏 晉 南 渡 江 後 中 原

晉 建 興 元 年（三一二）

晉帝避殿中都尉劉琨去來相警以時進軍，取中都尉劉琨二衛，與乘與會於中原。乘，建興八月，發，獨至建康，尋辭以方卒定江東，未暇北伐。以鎮東長史刁協為丞相左長史，從事中郎彭城劉隗為司直，隗，王廙子。邵陵內史黃陵戴範為軍諮祭酒，隗，建興元年，分隸北部都尉立邵陵，宋曰：邵陵，隗之昭陵，吳立邵陵，隗為邵州。參軍丹陽張闔為從事中郎，闔，晉陶又司參，尚書郎顧川，鍾雅為記室參軍，譙國桓玄為舍人，琅邪熊遠為主簿，會稽孔楨為掾。會工外郎。善，以魏，劉琨推賢文史，善伺候警意，故嘗特親愛之。為，闔，建興元年，何相更，能遠上書，以為：軍興以來，處事不用律令，唯，曹，制，號作新意，臨事立制，朝作夕改，至於主者不敢任法，每輒開諸，謂自也。非為政之體也。愚謂凡為設議者，皆當引律令經傳，該北，何，制，不得直以情言，無所依準，以虧舊典。若開鑿隨宜，意則，權道制物，此是人君之所得行，非臣子所宜專用也。『參以時方多事，不能從。』

14

15

四海鼎沸 胡族奮起

¹²初，太弟襲弑匈奴左賢王劉淵爲冠軍將軍，監五部軍事，以劉淵爲五部大督督，沅使將兵在鄴。淵子聰，驍勇絕人，

淵從祖右賢王宣謂其族人曰：「自漢亡以來，我單于徒有虛號，無復尺土，」事見六十七卷

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役奄過百年！奄，忽也，遽也。左賢王英武超世，天苟不欲異匈奴，

鄭告之。師古曰：漢書匈奴傳中書讀有呼汾氏，即今之呼延氏。

同。恐非宿衛及近郡士家所能禦也，請爲殿下選說五部以赴國難。」爲，于佩翻。說，曉也。五部，郡縣名。五部，匈奴之屬，居今蒙古之北。五部，匈奴之屬，居今蒙古之北。

淵曰：「君意何如？」

[illegible]
